责编:侯敏 组版:张微霞 校检:公大年 曹李力

拾忆糖纸方寸间

上周末,我清理书屋杂物,在 一本旧笔记本里,惊喜地发现了两 张糖纸,一红一蓝,样子极为普通, 还皱巴巴的。看着是那么的熟悉, 那么的真切.更是将我的记忆思绪 拉回至甜蜜又幸福的童年时代。

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生活 还不富裕,糖果也只能是过年时才 能吃到。记得有一年,外公进城回 来,给我带了两颗糖。那是用一种 玻璃纸包起来的,打成蝴蝶结形状 的糖果,拆开,里面是淡绿色的小 正方形

嗅一嗅,有种淡淡的薄荷味 我放进嘴里一颗,那丝丝凉意 顺着嗓子蔓延到全身,直让人心旷 神怡。吃完糖,我把糖纸铺开,用 指甲把褶皱一点点刮平,小心翼翼 地夹进我最喜欢的课本里。

那个年代,糖块以硬糖(水果

糖)居多,奶糖很少。有一种淡黄 色纸质包装的奶糖,可能是奶糖里 面最普通的一种,白白胖胖的长方 形状,没有任何精心的修饰。糖纸 上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就 印着"奶糖"两个字,下面一行小字是产地,写着"上海"——这个地名 于我而言,只有味觉意义。那是我 吃过的最浓郁的奶糖:塞进嘴里, 鼓着腮帮子,上下牙齿放稳当了, 一使劲,哎呀!香甜的汁液从舌尖 流到嗓子眼,又漫到双颊,浓郁的 奶香四溢,渗进口腔乃至身体的每 一个细胞。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 过于此吧。

5万春都市部

攒糖纸也是一种"炫富",谁 积攒的糖纸多,谁吃的糖果就多, 幸福感自然最高。若能收集到不 同类型的糖纸就更值得炫耀了, 证明自己吃过的糖种类多。儿 时,我的父亲很赞同我攒糖纸,也 从行动上给予最大的支持。去镇 上或县里开会办事,父亲变戏法 般给我带回各种各样的糖块,大 白兔奶糖、春光椰子糖、北京酥 糖、酒心糖等都是人生第一次见 到、知道、吃到,稀奇独特的甜味 值得慢慢品味,其糖纸作为唯一 吃过它的象征,被收进盒中

儿时,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带 着自己的糖纸出来玩。我们喜 欢玩一种"拍糖纸"赢糖纸游 戏。拍糖纸,我特别卖力。我的 手小,能够扇动起来的风就小, 要将地上仰面朝天的糖纸翻转 一个面,扑在地上,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所以,我拍时只有跳 起来,抡起摊开的右手,然后重 重地拍打下去,此时,已经顾不 得柔软的小手和坚硬的大地碰

撞之时所生发的疼痛。

放糖纸也有讲究,一阵石头 剪刀布后,拍的时候,赢家先拍, 输家后拍,到最后,输家抑或就没 得拍,这叫干瞪眼。当然,也有赢 家干瞪眼的时候,这就是将糖纸 层层叠叠地放上去,让原本轻盈 的糖纸变沉,先拍的赢家成为输 家,后拍的输家成为赢家,这叫翻 转,我的糖纸就是这样一张一张 赢来的。

时光飞逝,我们的生活变得 越来越丰富多彩,各色零食装点 着孩子们的童年生活。糖果不再 是主角,甚至连配角也不能充当 了。那些糖纸上的流金岁月,就 像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永远定格 在我的心中。那个糖纸飘飞的年 代,蕴含着温馨记忆和值得回味 的独特味蕾。

从谷子到小米的香

一到秋天,我便特别想念一种 味道,这味道来自新碾的小米,抓 一把在掌心,贴近唇鼻,一股特有 的米香便弥漫开来

记得小时候,父亲在贵州工

作,家里的活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 上,我就成了外婆家的"寄居蟹" 我胃口不好,外公和外婆常常为我 的一日三餐发愁。

那一年春天,外公在西院里整 出一片地,说是要种谷子,还说种 了谷子给妞儿吃。我望着那些像 沙粒一样的谷子,心里充满了疑 问:谷子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呢?

谷子出苗了,与野草一般无 我生气极了——为什么外公 要让我吃草呢?一个傍晚,外公 出门去,我跑到西院,伸出手,飞 速拔掉一大半谷子苗。那个夜 晚,我像个凯旋的英雄,兴奋得差

之后的几天,我心里一直忐忑 着,而外公,一脸的平静,依旧悉心 照顾着那些残余的谷子苗

农历六月,谷子开始抽穗了, 外公望着那些谷子,脸上总是满满 的笑容,手指上的旱烟烟雾随风摇 摆,谷子也起伏摇曳。此时的我看 着谷子,心里竟莫名欢喜快乐 起来。

外公找来一些竹竿,横竖绑起 来,把他的旧衣服拿来套在竹竿 上,衣服领口露出的竹竿上再绑上 一些麦秸,然后拿来他的旧草帽扣 在上面,一个活灵活现的稻草人就 开始站岗值班了。稻草人无比忠 诚,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晨昏午夜, 它都站在那里,不嫌辛苦。外公是 活动的稻草人,他看到那些飞来的 鸟儿,嘴里吆喝着、驱赶着

每天傍晚,外公都去西院看看 那些谷子,谷子叶子唰唰啦啦,像 是在和外公打招呼,外公用手轻轻 抚摸着那些谷穗,如同抚摸他疼爱 的我。

处暑谷渐黄。秋天来了,西院



里飘来一种特别的香味,外公说那 是谷子成熟的香。外公站在谷子 中间,周围是一片迷人的金黄。纤 瘦的谷秆挺拔直立,努力支撑着沉 甸甸的谷穗,倔强而坚忍,诠释着 一种风骨。那些谷穗,娇羞地低着 头,丰润而妩媚,

外公拿来剪刀,小心地把一 个谷穗剪下,放进竹筐里,再剪下

将谷穗搓碎,用簸箕颠净杂 物,放在那里晾晒几天,再把谷子 拿到石碾上去碾掉谷壳,谷子就变 成了小米。小米放在锅里慢火细 熬,就成了香香的小米粥

此后的几年,外公每年都会种 一些谷子,我再也没偷着去拔掉那 此谷子苗。

风来时,弯一弯

阳台不大,也就"巴掌大"的一 个地方,就像一张折起来的信纸。 我在这"信纸"上写字,不过用的是 晾衣绳、夹子和风。绳子两端各钉 一只小铁钩,拉直了,像拉二胡前 调弦,吱呀一声,日子就绷上了调。

早上,我把第一只袜子挂上 去,脚尖朝下,像一个害羞的孩 子。水珠顺着棉线一路滑到脚 跟,"嗒"的一声,落在栏杆外,砸 中了楼下早起打太极的老太太的 老太太抬头冲我笑,我 也笑。

午后,起风了。先是楼下香樟 树沙沙地递话,再是远处卖冰棍的 三轮车铃响,接着,风就翻窗进来 了。晾衣绳轻轻地抖了抖,像被谁 挠了痒,忽然软了腰,弯出一道弧 线。白衬衫被风鼓起肚子,成了 帆;碎花裙拧着腰肢,跳探戈。我 站在门边,手里捏着一只孤零零的 夹子,看它们热闹得像个临时 舞台

风大了,绳子就嗡嗡作响,像 老人在灶台前哼着小曲。我伸手 去摸,绳子绷得紧。小时候,外婆 家的晾衣绳拴在两棵枣树之间,我 吊着它打秋千,枣花落在脸上,痒 到心里。外婆喊:"别扯断了,还要 晒被单!"声音穿过风,像从井底浮 上来,至今还湿淋淋地挂在耳边。

风停了,绳子也直了,衣服们 也垂下头,像看完一场戏的观众, 在散场时,带着满足后的疲惫。我 收衣服时,把脸埋进刚晒干的枕套 里,太阳的味道一下子就扑了上 来,还带着一点烤熟的棉籽香。那 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晒透了,霉味 和皱褶都被风吹得了无踪迹。

有时候,风来得太急。暴雨

前,乌云压顶,绳子会疯了似的摇, 夹子也会噼里啪啦掉一地。我冲 出去,和雨抢时间。湿衣服沉甸甸 的,手忙脚乱间,天边炸了个闷雷, 我吓得一哆嗦,怀里丈夫的衬衫掉 进水盆,漂起一层灰色泡沫。我愣 了一下,忽然笑出声——这衬衫上 午刚被他的咖啡溅脏,原来老天也 嫌它脏,替我重洗一遍。

雨过天晴,绳子上挂着水珠, 像一串没来得及收的泪。我重新 把衣服晾上去,它们比先前更服 帖,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风又来 了,这回是软的,带着雨后的凉。 我倚靠在栏杆上,看绳子慢慢弯成 一道桥,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远 处隐约的青山。桥下没有水,只有 来来往往的日子,哗啦哗啦地流。

夜里,阳台只剩下绳子和风 路灯的光从楼缝漏进来,把绳影投 在墙上,一横一弯,像心电图。我 躺在床上听它嗡嗡作响,声音低得 几乎听不见,却一下一下,敲在我 的胸口。丈夫翻个身,嘟囔:"还不 睡?"我说:"听,晾衣绳在说话。"他 笑我傻,翻身又睡熟了。我知道, 他听不见,就像很多人听不见-日子绷得紧时,它其实也会唱歌

第二天清早,我第一件事就是 去阳台摸一摸绳子。它安静地直 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知道, 风来过,雨来过,那些弧线、那些声 响,都留在绳子的纤维里,也留在 我的心上。日子继续笔直地往前 赶,可我已学会在风来时弯一弯, 在雨来时抖一抖。

小小的阳台,小小的晾衣绳, 替我守着秘密:生活不必总是绷成 一条直线,弯一弯,才挂得住阳光, 也挂得住风雨。

亮起一盏玉米灯

■ 吴永谷

"阿福,你的台灯呢?"同学们总爱这 样问他。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桌上那把锈 迹斑斑的铁皮手电筒,就是阿福的"台 灯"。可他们明知故问,以捉弄阿福为趣。

那手电筒确实老了,外壳锈蚀,得 常换电池才能勉强散出暗黄的光。阿 福却格外珍视,因为那是父亲留下的。 那年暴雨夜,父亲顶替生病的同事去江 边巡逻,洪水骤至,人一夜未归。第二 天搜寻,只在泥泞的江岸找到这支浸透 了水的手电筒。

阿福从学校赶回来, 哭得撕心裂肺 母亲却一把将他扯起,怒吼道:"哭什么! 你爹是没找着,不是没了! 高二的人了, 不知道时间金贵?给我滚回学校去!"吼 完,母亲背起竹篓就钻进了玉米地。

回校的大巴开动,阿福望向窗外 - 个瘦小的妇人正奋力蹬着满载玉米 的三轮车,朝着大巴的方向追赶。上陡 坡时,她几乎全身离座,将整个身体的 重量压在脚蹬上,仿佛这样就能缩短与 大巴的距离。一车的人,终究还是把她 远远抛在尘土后面。阿福不敢回头细 看,他知道,那是母亲。她总是为了省 下几块钱车费,也为了多赚几块钱差 价,固执地把玉米蹬到县城去卖。

母亲似乎懂得青春期孩子敏感的自 尊。她从不让阿福上学时捎带玉米去县 城,只在暑假,才要求儿子帮忙。那时同 学都回了家,阿福也乐意陪在母亲身边。

一天,母亲临时有事,留下阿福独 自守摊。也许是看他学生模样惹人怜, 剩下的玉米很快卖光了。他数着手里 皱巴巴的钞票,六十八块。"这么巧?"他 心头一跳,新华书店那盏他魂牵梦绕的 台灯,也正好六十八!他犹豫了一会儿 后,攥紧钱,拔腿朝书店飞奔,满心雀 跃:新学期,终于不用再被笑话了!

冲进书店,直奔角落。它还在! 阿 福捧起那盏梦寐以求的台灯,爱不释 手,激动得甚至亲了一口。店员赶忙提 醒:"哎,同学,买不买啊?"阿福脸一热, 低声道:"买!"便匆匆去排队付款。队 伍一点点缩短,他攥钱的手心却沁出汗 来。家里盖新房还欠着债,父亲杳无音 信,母亲独自扛着担子。为了省电,夜 里她几乎不开灯……这六十八块,是母 亲流了多少汗、蹬了多少里路换来的? 一股沉重的愧疚猛地攫住了他。

"同学,你到底买不买?"店员的声 音再次响起。阿福如梦初醒,慌忙放下 台灯,嗫嚅一句"不好意思,不要了",便 逃也似的冲出了书店。

没跑多远,竟看见母亲推着空三轮车 在街角等他。他慌忙跳上车,顾不上问母 亲怎么寻来的,只把那六十八块钱塞进她 手里,一路沉默。母亲也默不作声

打那天起,母亲卖玉米前有了新习 她会细细挑拣,剥下那些宽大厚实 的玉米皮,摊在日头下晒干。夜里,当 阿福借着昏黄的手电光看书时,母亲便 挨着他坐下,借着那点微弱的光亮,把 晒干的玉米皮撕成细条,再搓成绳,然 后一圈圈、密密实实地编织起来

"妈,你编这干啥?"阿福忍不住问。 "看你的书,别糟蹋光。"母亲头也 不抬,手指翻飞。圆形的轮廓渐渐清 晰,不断扩展。

"灯罩!妈,这是灯罩!跟我喜欢的 那盏灯的形状一样!"阿福惊喜地叫出声。

当母亲把灯泡放进这盏亲手做的 玉米皮灯罩里,按下开关,霎时,明亮而 柔和的光芒透过金黄的玉米皮倾泻而 出,在墙壁上投下温暖斑斓的光影,瞬 间驱散了小屋的昏暗,也悄然照亮了阿 福心中积压的阴霾。

高考放榜,阿福成了县里的理科状 老师和同学前来贺喜,那几天,家 里破天荒地灯火通明。